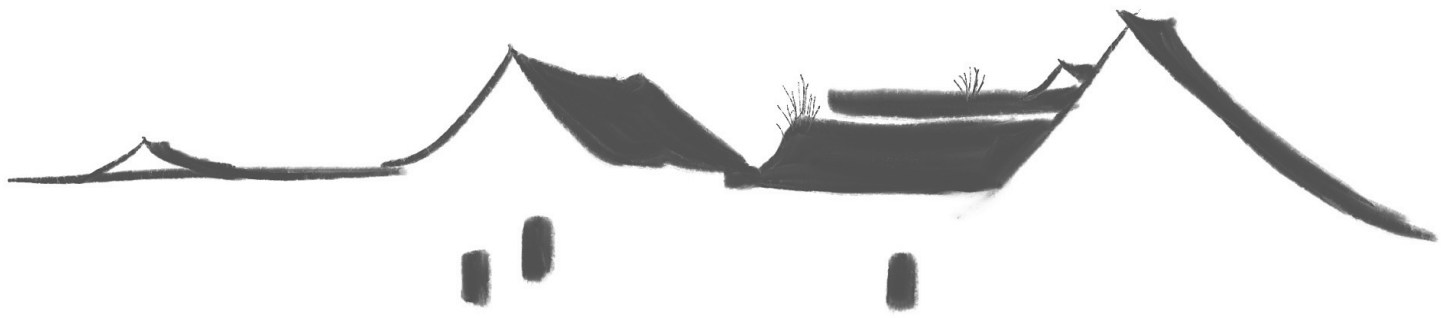


人间
笔记

我的小镇我的城

◇汪显跃



人,如果不是乡镇政府坐落于此,没有人会相信这是集镇所在地。

我被安排到镇上的农技站从事农业技术推广工作,之后,相继从事宣传、组织、人社等工作,每次角色转换对我来说是挑战更是磨砺。这期间,我从莽撞行事的毛头小子变成精于世事的中年人,小镇也在改革开放的浴火中焕发出勃勃生机,水、电、路、吃、穿、住、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当初与妻恋爱时,从单位到妻所在村民组只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土路,路虽不远,走也最多半个小时,但坑洼不平的道路总会不经意间给你一个下马威,稍不留神,就会一趔趄。骑车更像是过山车,上下颠簸让你肠胃翻江倒海。倘若遇上阴雨天,则更泥泞不堪,骑车自不可能,只能走去,等到岳父家时,腿上身上到处都是泥。妻半开玩笑地说这条路是我们的爱情见证,无论以后有什么风雨,我都和你并肩同行。与妻结婚已跨越二十个年头,当年的土路已变成了宽阔的水泥路,岳父家早年的三间青砖瓦房也于几年前被淡蓝色琉璃瓦的小别墅取代。

现在的小镇,道路早已四通八达,柏油路与水泥路在这里织成一张遍及镇村、通达

内外的致富网。村民们利用便捷的道路和优势资源搞起了苗木种植和水产养殖。每年春节刚过,村民们就开始忙碌起来,一辆辆外地车开进来,挖掘、搬运、装车,将这里盛产的苗木运往全国各地,在扮靓大城市的同时,也鼓起了村民们的腰包。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里特殊的地势造就东北多山西北多水的特征。曾经饱受水涝灾害的沿湖村民做起了水文章,利用当地丰富的水资源从事起河蟹和青虾养殖。每当看到一筐筐鲜活乱跳的河蟹和青虾被捞上来,大伙满脸的笑容早已把内心的喜悦表露无遗。

小镇的村民也不再那么囊中羞涩。曾经的“小三件”“大三件”是多少小镇青年们的追求和梦想,又燃起多少年轻人对家的渴望。那个时候,谁家要是娶媳妇或者嫁姑娘,没有彩电、洗衣机和自行车,就好像觉得没有面子。然而当年被看作奢侈侈品的“小三件”和“大三件”早已走进寻常百姓家,成为普普通通的日常用品。汽车这样的商品对大多数七零年代人来说,第一印象是停留在影视中或者年画里。什么时候能够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车更是想都不曾想过。如今,小镇的居民们聚集在一起谈论的经常是谁

家买了一辆奔驰,谁家又买了一辆奥迪。

曾几何时,到苏浙沪甚至更远的深圳广州打工让小镇的无数青年背井离乡,踏上了淘金或创业路。每年过年,他们又像一群候鸟般从天南地北飞回来,他们带回了金钱,也带回了外面的花花世界和奇闻趣事。如今小镇也有了自己的工业园,一座座厂房拔地而起,一条条现代化的生产线昼夜不停,一件件产品从这里走出县、走出省、走向全国各地。小镇工业企业的发展也像磁石一样吸引越来越多的候鸟们回归。

此时此刻的我沉浸于对小镇的痴迷,心中不禁想起余秋雨的诗《我在等你》:“我藏不住秘密,也藏不住忧伤,正如我藏不住爱你的喜悦。”这不正是我现在的心情。

小镇的道路、村组、原野,无处不留下了我的脚步,或深或浅、或欢快或忧伤;也记下我工作生活中一个又一个片段,酸的、甜的、苦的、辣的,这一切都构成了我与小镇的故事。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我在时光流逝中渐渐地老去,而小镇则在春风的沐浴中焕发出新的光彩,成为皖苏边界一颗正在升起的耀眼明珠。

往事
如烟

系巷记忆

◇王明亮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徽商的地方就有徽菜馆。徽商走四方,徽厨遍天下,自东晋,经唐宋,至明清,徽菜的扬名离不开徽州商帮的历史贡献。继承了徽菜烹饪传统的徽州商人不仅把徽州食俗传到异乡他邦,还汲取各地菜系烹饪之长,融汇古今,兼收并蓄,终成独具一格、自成一体的著名菜系。

无徽不成镇,无绩不成街,徽商故里的皖南绩溪,作为徽菜发源地承载了太多的历史荣耀,创造了无数的徽菜经典。漫游在绩溪县城,穿梭于灰墙黑瓦、徽风古韵的老街深巷,你随意拐进一家路边菜馆,然后大方落座,大块朵颐,尽可享受地地道道的徽州小吃和徽菜的美味。当然,最值得一去的,还是坐落在老城区的中国徽菜徽厨博物馆。

值得一去,是因为它可看可品,蕴藏着徽菜的前世今生和徽味的浓情深意。当你走进博物馆,风情万种的徽州不经意间就闯进你的眼眸,在某个转角或某处回廊,那些看似熟悉其实陌生、看似随意摆放实则精巧陈列的老物件,让你不由自主放慢脚步,细细打量。无论是竹编木制的民俗用品还是铜铸铁锻的农耕器具,无论是网罗于民间的徽派三雕还是散发着民国气息的瓷窑陶光,总是充盈着古老徽州的时光之味,让人久久驻足,不舍离去。

当然,可看的不只是这些零零散散不说话的展陈,可品的也不只有臭鳊鱼、一品锅、如意鸡这些“徽”味十足的精品菜、特色菜、招牌菜,更有以徽州寿宴、徽州婚宴为主题创意的厅堂,一张象鼻云勾的八仙桌,配上古色古香的八仙椅和长条案几,再加上绫裱的中堂、青花的对瓶和老式座钟,一个复古的老徽州便有了神似的意象。而婚宴主题厅的一张胡适婚礼菜单,让众游人停下脚步,忍不住要对这位大文豪与裹足小女人的婚姻一探究竟。一个菜系,见证徽商的崛起兴盛,也伴随着历史的风云开阖,以徽州六县一府旧称和徽州主要姓氏命名的餐饮包厢,也让众食客在感受味蕾之上无限美好的同时,通过诗情画意的介绍和数字媒体的情景再现,对古老徽州的儒商巨贾生发出许多的联想。

走进博物馆,除了可看可品,还可听可忆。古戏台上,披挂传统戏服、脸着精致妆容的徽剧演员表演正酣,悠扬激越的徽腔不时博得台下游客的阵阵喝彩。紧连餐饮区的是博物馆联合县文旅部门特设的一条非遗街区,徽墨制作、徽州三雕、湖村竹编、时雨绿茶制作、端午锦袋、绩溪茶榧、古法印泥、髹漆工艺、古法铁锅,入驻街区的非遗代表性项目尽显徽州传统技艺的精华。用心触摸非遗街区一个个文化遗产,那些恍若隔世的徽州记忆扑面而来,拂去尘埃依然锃亮如新。其实,偌大的博物馆不仅是八百年经典徽菜的活态传承,也是高度融合了徽文化体验的“徽味大观园”。

徽菜徽厨博物馆还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系巷”。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的“系巷记忆馆”。几年前,这里还是一座废弃的缫丝厂,由爱国人士、民族企业家胡炼九先生创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最终在国退民进的大潮中悄然落幕。历经风雨沧桑走过无数辉煌的缫丝厂,触须伸向小山城的每个角落,满载半个多世纪三代缫丝人的青春故事和两千多位离岗职工的悲情记忆。所幸百年老字号“胡兴堂”掌门人胡国训慧眼识珠,多方考察后决定在工厂旧址上兴建系巷文旅综合体,保留原有建筑的框架和肌理,以旧修旧,将丝绸文化与美食文化融于一馆。

“想你的风吹到了系巷”——系巷记忆馆的开馆牵动着小城的记忆神经,让流向各地的缫丝人找到了“快乐老家”。如今的徽菜徽厨博物馆,已经成为中国县域工业遗产文化旅游的一个标杆。

岁末年初,我和《系巷记忆》丛书编委会的老师再次走进博物馆。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如今的博物馆已成为绩溪父老乡亲常来、外地旅客必到的网红打卡地,成为丝绸文化、美食文化和徽文化多重体验游的工业遗址特色文旅街区。没错,这样一家新形态的博物馆,不仅荟萃了百馆珍馐、浓缩了千载徽味,也沉淀着光阴里的故事,馆藏着故土上的乡愁,我们又如何能轻易错过呢!



新诗窗

舌尖上的春天

(组诗)

◇魏馨媛

香椿芽

春风爬上枝头
嫩红的指尖
轻轻拨开三月的帘幕
香椿芽
带着雨后的清新
在枝头摇晃
像一个个未说出口的秘密
等待着被采摘

母亲的竹篮
盛满了清晨的光
香椿芽在篮中
舒展着稚嫩的腰肢

摘一把香椿芽
就握住了整个春天
沸水中
它们褪去青涩
在油盐的怀抱里
释放出整个春天的芬芳

我咀嚼着
这来自枝头的馈赠
品味着春天
醇香的味道

蒲公英

清晨,露珠还挂在
你锯齿状的叶缘
我弯腰
将你从泥土中轻轻拨起

根须带着大地的体温
苦涩的气息
在指尖蔓延
像一首未完成的诗

在农家的餐桌上
你褪去野性的外衣
蒜末与香油
在你身上跳舞
尝一口,苦涩之后
是甘甜的回味
仿佛整个春天
都在舌尖缓缓绽放



敬亭春光

◇特约记者 潘华业 摄

人文
地理

探寻青弋江中的“泾溪险石”

◇王响宁

《泾溪》是晚唐诗人杜荀鹤以泾县境内青弋江为背景所作的诗歌,诗云:“泾溪石险人兢慎,终岁不闻倾覆人。却是平流无石处,时时闻说有沉沦。”该诗言简意赅地表明,在险滩暗礁上行船,撑船人总是战战兢兢,小心谨慎,所以一年到头都没有翻船的事情发生;可在平缓水流中行船,撑船人却因思想懈怠以致麻痹大意,因此时常有船毁人亡的事情发生。

如今,这首饱含哲理的《泾溪》经过一千多年的岁月沉淀,在新时代,依旧璀璨夺目,光芒四射。它所蕴含的深意无不在向人们警示:越是形势向好,越要居安思危,得时念失,处盈虑亏,只有时刻心怀“兢慎”之心,才能克服艰难险阻,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下稳步前行。这恐怕是杜荀鹤也没有想到的。

那么,诞生《泾溪》诗的“泾溪”“险石”究竟在哪里呢?作为青弋江畔的泾县人,很想一探究竟。

“古诗文网”对《泾溪》这样注释:“泾溪”在安徽省东南部,源出旌德县南,北流至泾县与赏溪汇合,西北向流入芜湖。泾县至芜湖的河段,今名青弋江,多暗礁险滩,水流湍急。从内容上看,泾溪就是泾县

流往芜湖的青弋江,该注释与《泾溪》诗的本意较为吻合。

“360百科”对《泾溪》的注解有所出入:“泾溪”:一作泾川,又名赏溪。在今安徽泾县。源出旌德县南,北流至泾县西入青弋江。显然,这里所指“泾溪”是旌德县流入泾县的徽水河,徽水河经黄村镇往北流入青弋江。可从如今徽水河的流量看,根本不足以行船,从逻辑上讲徽水河是泾溪的概念并不成立。

诗仙李白在诗歌《别山僧》中这样写道:“何处名僧到水西,乘舟弄月宿泾溪。”“古诗文网”对《别山僧》中“水西”的注释是:“水西即水西山,在泾县西五里。”“百度百科”对该诗中“泾溪”的解释是:“水西山下临泾溪”,也就是说“泾溪”在水西山下,就是如今水西山下的青弋江。

李白在另一首诗歌《泾溪东亭寄郑少府谔》中写道:“欲往泾溪不辞远,龙门蹙波虎眼转。”该诗是天宝十四年(755年)深春,李白游桃花潭后沿舒溪上行去陵阳山,游龙门路过此处所写。

试着用当下火爆的“纳米AI”搜索陵阳山和东亭位置,网上显示:陵阳山位于太平湖中游西北岸,东亭则在泾溪东岸。从如

今的行政区域看,诗中龙门应属当今的黄山区龙门乡。龙门乡的历史沿革显示,公元745年,龙门乡由泾县划归太平县,而属内河流仍称泾溪也符合人们习惯性沿用。若是,如今的泾溪龙门河段已随着陈村大坝蓄水沉到了太平湖湖底。

李白另有诗作《泾溪南蓝山下有落星潭可以卜筑余泊舟石上寄何判官昌浩》也提及泾溪,“泾溪南蓝山下”应当是李白想要表述蓝山的位置。关于该诗中的泾溪,“百度百科”这样注释,从地理位置上看,蓝山距泾县城西南约五十华里,李白想要表达的应当是蓝山位置在泾溪南边,这符合现实地理状况。可“百度百科”关于泾溪“在泾县西南一里”的注释还是值得商榷。

以上三首李白诗作均提及泾溪,涉及泾县水西到黄山区龙门乡长达五十多公里的河段,由此可以佐证,杜荀鹤诗文中的“泾溪”应当是指青弋江,险石是指青弋江中对行船构成威胁的石头,而非某一处险石所在地,这也符合行船中随时会遇到险情的客观规律。

无论泾溪险石在青弋江何处,都不影响《泾溪》这首诗对人生、对工作、对社会发展的警示,其巨大影响力是显而易见的。